

奇晉齋叢書

北
牕
炙
輟
錄

北牕炙輠錄卷上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聞伯淳至
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見和氣藹然見眉宇間即
笑謂介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私實天下事
爾相公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
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管子猶知爾況乃相

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爲伯淳所薰不
覺心醉即謂伯淳曰業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尚
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許明日見上白之
及明日見上有張天驥者實橫渠弟也自處士
徵爲諫官遂於上前面折荆公之短荆公不勝
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謂諸公曰新法之弊
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哉
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

范堯夫罷相與伊川相見責堯夫曰曩者某事相
公合言何爲不言堯夫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
合言何爲又不言堯夫又謝罪如此連責數事
堯夫皆謝罪及他日伊川偶見堯夫劄子一篋
凡伊川責堯夫所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
與伊川辨一詞惟謝罪耳此前輩之度量不可
及也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起

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
魏公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
融幾同異魏公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歐公語易以爲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
易師爲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
歐公終身不言易

孫威敏不肯讀溫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
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讀何不擲去威敏曰

擲則不敢擲讀亦不敢讀立朝之節若此

呂吉甫既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
吉甫說秀水通判張君濟置田一事君濟置田
時吉甫有舅鄭不知其名謂之鄭三舅往來君
濟間介甫乃發其事即拘君濟鄭皆下獄鄭遂
死獄中已而奉勅張君濟決配某州臨刑日士
大夫莫不哀傷之決訖有內臣出白紙一大幅
輒印其脊血而去人大驚問之答曰欲呈相公

也嗚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乎

姚進道在學士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僕何耶進道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云學中夜間饑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饑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進道名 華亭人

進道嘗渡揚子江遭大風浪舟人皆號呼進道乃

徐顧一親 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
吾 來德立強忍爲取之曰姚某平生不爲不
義事江神倘有知乎使吾言不虛風浪即止不
爾請就溺死俄而風霽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
乃出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駟者至視之曰此
偽草也四翁曰何如駟者曰此蒸壞草也澤皆
盡矣今色 外實偽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

然駟者曰毋憂某當爲翁遍詣小染家分之四
翁曰諾明日駟者至通時駟翁盡取四百萬錢
草對其人一熟而盡曰寧我誤豈可誤他人耶
時陶氏資尚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登第者亦
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諧錢塘人

子韶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爲外物豈
可必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與兵
氣合故知必不死於桓魋此天下高論古人所

未到也余亦以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
雖一詩一文亦天地之秀氣今人懶於文字者
蓋其氣不與聖賢之氣及天地之秀氣合故不
得不懶也

龜山爲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
龜山執禮甚恭龜山辭讓久之察其意果出於
至誠即問之曰提學治詩否曰然龜山曰提學
治詩雖聲滿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

教之龜山曰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誦三百
篇詩倘授之以政果能達歟使於四方果能專
對歟倘能了此事則可不然是不曾治詩也
季常不能對

子韶

張九成

既魁天下已身爲禁從始歸教學聖錫

汪應辰

既魁天下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韶學此

皆天下奇特事又子才妻聖錫乃以書充奩此

亦異事

趙清獻初入京赴試每經場務同行者皆欲隱稅
過清獻不可以爲爲士人已欺官況他日在仕
路乎竟稅之

趙元鎮丞相末第時嘗投牒索通二百緡其縣令
曰秀才不親至乃令僕來耶因判其牒曰某人
同趙秀才出頭理對元鎮視其牒曰必欲趙秀
才出頭乎奉贈二百千遂置其牒

天經曰介甫既封荆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爲
荆舒故東坡詩曰未暇闢楊墨且復懲荆舒此
皆門人不學之過

胡安定自草澤召有司令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
之曰某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
之儀安用習爲當時恨其崛強及對日人皆屬
目視之而安定拜舞之容登降之節諳然如素
宦於朝者衆乃大服

陳伯脩作五代史序東坡曰如錦宮人裏孝悌頭
嗟乎伯脩不思也昔左太冲三都賦就人未之
重也乃往見玄晏玄晏爲作序增價百倍古之
人所以爲人序者本以其人輕而我之道已信
於天下故假吾筆墨爲之增重耳今歐公在天
下如太山北斗伯脩自揣何如反更作其序何
不識輕重也沈元用人或以前輩詩文字求其
題跋者元用未曾敢下筆此最識體

元用
名晦

正夫曰明皇本無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顏真卿如何名德及祿山反真卿獨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人又異時欲相張嘉貞乃不記其姓名不知逐日用心在何處

正夫曰人有話當與通曉者言之與不通曉者言徒爾費力於彼此無益反復之餘只令人悶耳陸宣公之於德宗橫說直說口說筆說不知說了多少話德宗卒不曉其後宣公竟不免忠州

之行至於漢高祖踏着腳便會

荆公論楊子雲投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楊子雲而投閣者又劇秦美新亦後人誣子雲耳子雲豈有作此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某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楊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仁宗嘗郊時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風左右驚擾潞公急止之曰毋譁因誡左右曰